

# 虚假“人设”难“遮丑”

杨洪涛

近期，多位演艺明星爆出丑闻，“人设”崩塌，引发舆论一片哗然。“人设”这把双刃剑终于在某些明星摇摇欲坠的口碑和欲盖弥彰的辩解中折戟沉沙。

所谓“人设”，是指演艺人士及其经纪团队根据艺人的外在形象、脾气秉性、人生经历和演艺特长，结合市场需要和粉丝诉求，为艺人量身定制的具有一定辨识度、吸引力、话题性和传播率的人物形象设定。从演艺行业来讲，对艺人的舞台形象和公众形象进行适度修饰和包装无可厚非，这符合演艺行业的普遍规律。然而，现如今很多演艺人士的“人设”与其本人的品德和艺能相去甚远以至南辕北辙，这就把艺人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因为虚假“人设”一旦被戳穿，失去的是大众对演艺行业起码的信任和尊重，得到

的是粉丝对偶像艺人的怀疑和抵牾，艺人的事业将会一落千丈。

通常来说，打造“人设”多见于两种症候。

一种是本事不够、“人设”来凑。有的艺人是典型的“三无”人员，即“无艺术才华、无代表作品、无职业操守”。他们知道自己水平不高、资质欠佳，为了在演艺圈尤其是“饭圈”立足，只能通过卖“人设”来维持关注度，获得一些虚妄的存在感。于是，有的艺人卖萌、有的艺人卖惨、有的艺人卖丑、有的艺人装疯卖傻，他们装扮出位、言语出格、行为出轨。为了迎合粉丝的审美偏好，经纪公司会根据艺人的外形条件和过往经历，给艺人设定诸如叛逆少年、纯情少女、高富帅、傻白甜之类的人物形象，然后虚构一些励志故事或人生奇遇，以博取关注度、话题性和同理心。还有的艺人的“人设”从妆容到举止，从神态到情绪，都经过费尽心机的雕琢和包

装，用“人设”遮蔽才华上的不足，放大艺人身上的某种流量属性。

另一种是利用“人设”、提高人气。有的艺人原本有一些艺术才华和代表作品，但是为了获得更多演艺资源和市场青睐，就利用“人设”给自己套上光环，树立具有标志性的正面公众形象，维持较高的曝光率和良好口碑，换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有的艺人会根据粉丝对其本人的想象和期许，把自己装扮成粉丝心中的完美形象，以稳定自己的基本盘。于是就有了知识渊博的超级学霸，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模范夫妻，“眼神特别干净”的大男孩，千年一遇的纯情美少女等等。这些艺人在扮演“人设”的道路上或乐此不疲或入戏太深或骑虎难下，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跳入“人设”所设的包围圈。因为假的真不了，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稍有纰漏就有可能演砸。总之，“人设”把艺人变成工具人，他们在资本的怂恿下，拿“人设”当付款码，

诱导粉丝扫码消费。

笔者以为，真正有艺术才华、有品德修养的演艺工作者，从来都不需要用“人设”来标榜自我。艺人想要在公众面前树立一以贯之的形象，让正能量“人设”立得住，就要以品立身、以作品立碑。要以“真”为先，真实而不做作，真诚而不矫情。要以“善”为本，要明辨是非、心存善良，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惩恶扬善的担当。要以“美”为魂，主动承担发现美、鉴别美、表现美的责任。演艺行业要加强对虚假“人设”的监管力度，把伦理道德、公序良俗作为评价艺人从业标准的基本底线，引导演员树艺德、修公德、明大德。粉丝更要擦亮眼睛、点燃智慧，努力打破信息茧房，主动甄别虚假“人设”，还演艺行业一个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乡村秋夜

周家海

黄昏袅起了炊烟  
暮色点亮了灯盏  
归巢的倦鸟  
扔下几声鸣叫  
月亮的小舟  
泊进了山凹  
风栖息在树梢假寐  
流云捕捉星星  
蛰伏在夜空一角  
静谧开始躁动  
秋虫吟唱着寂寥  
觅凉的人们三五成群  
在门前或院后闲聊  
而嬉戏的小孩  
在围追堵截着萤火虫奔跑……



《火红的日子》

肖明摄

## 编秋成蓑

钱国宏

近来北方秋雨连绵，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久违的蓑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北方农村雨衣尚是奢侈品，所以农民雨天里外出下田干活均是穿蓑戴笠的。蓑指的是蓑衣，笠指草帽。

在北方农村，几乎所有的农户都会织蓑。彼时，农民一年到头总是在地里忙，秋收尤其繁忙。碰上雨天咋办？披蓑而战。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站在田边遥望，一片臃肿的人影！一个个披着褐色的蓑衣，像是远古时代的人类聚在半坡、河姆渡，在氏族里快活地忙碌着。

北方的田头地边、沟沟坎坎、河畔渠边，随处可见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

片绿油油、青碧碧、剑状叶、戈矛样的蓑衣草，在风中招摇着。蓑衣草的纤维有很强的韧性，晒干后更是结实，不怕水浸。因了这种特性，它们才成为遮雨的最佳材料。割上一大捆青青的蓑衣草，放在空地上晾晒，成为干品后再经过一番刷理，选出草茎均匀、长短整齐、粗细接近的收留起来，待农闲时织成蓑衣。

我的父母谈不上是织蓑的高手，但都会织蓑。编蓑的过程并不复杂。两片三角架支起一张编蓑凳，凳身由一根两米长短的圆木车成，上面接一定尺寸间距环刻着五六道刻痕，每道刻痕里吊挂着一对缠满细麻绳的绳砣，绳砣悠悠荡荡，就像两组战国时的编钟。父亲左手撮起一根二三尺长的蓑衣草往凳身上贴紧、按住，右手迅速依顺序将一对对悬吊的绳砣抛过来甩过去。

闲暇时，我也会给父亲打下手。每

每此时，他都会边忙手里的活计，边给

我讲些故事。父亲年轻时曾给富家“扛活”，所以他时常讲一些类似《半夜鸡叫》的往事，间或也讲些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父亲曾是“四野”的老兵，历经大小战役无数。这是他一生的厚重财富。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北方农村再也见不到蓑衣的影子了，甚至连一些成年人都淡忘了蓑衣。但是，蓑衣还是记录了一段历史，还是可以在渐远的记忆中找到它们曾经辉煌的印记。特别是当我回乡面对金黄的田野和无边的雨丝，脑海中就会立时闪现出父母在灯下编蓑的一幕幕场景……我想，世间的事物就应该是这样：甭管贵贱，只要是为人类帮了忙，终归还是会有人会牢牢地记得的……

譬如秋天里的蓑衣。

## 中秋，等待滋味长

王玉初

晴朗的夜，鹅毛般的新月挂在天边，抬头即见。儿子找到了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正好与弯月相对。儿子说，“弯弯的月亮像小船。”我知道，这是幼儿园老师教给他的。“弯弯的月亮还像香蕉，像镰刀……”我牵着他的小手，明显感受到了他蹦跳脚步里的快乐与幸福，并通过指尖传递给了我。

一个多云的晚上，月亮若隐若现，儿子有些失望。我没告诉他那是云层的缘故，而说月亮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没想到，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在他的追问下，我回忆了奶奶曾经在

模像样的。至于味道，即便是烤得有点糊，也是美味。因为那是自己劳动的成果，且经历了长长的等待，哪怕手上烫起一个水泡，也能品出别样的幸福滋味。

在乡村，等待是个特别漫长又富有仪式感的事。不用掐指来算，居于老家的父母早就算准了八月十五的日子。这一天，子女如归雁般陆续回来。母亲早在几日前盘算着——菜园里有几个菜，还要到镇上去配几个菜。那些配菜一般是荤腥，蔬菜在她的菜园子里应有尽有。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父亲则到院外，望向村口的长廊。我们的车子都从会那里进来。

人到齐，孩子们的欢闹，增添了亲脸上的皱纹。回来的女人们接过了

母亲的锅铲，而她则像是一个拿东拿西的墩子。厨房在炖鸡的香气中变得热气腾腾、热闹非凡——子女的学习、工作、婚恋、家庭的收入、购房等，是女人们永远聊不完的话题。欢声笑语，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团圆不易，分别亦难。母亲准备了豆豉、花生、绿豆、红薯、冬瓜、南瓜等，填满了我们小车的后备厢。看到那满满的后备厢，我们自嘲是土匪，借着中秋节对父母又来了二次洗劫。在父母看来，这样的洗劫，恰是他们最大价值的体现，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只是离别又让他们平添了丝丝愁绪。

车子发动，父母站在村口长廊的尽头，目送我们一个又一个离开，并开启新的等待，个中滋味无以言尽。

## 蝶舞菜花开

时国金

江山天地，开花结果。待到秋风催草，枯黄一片，居然有几个瓜躺在枯草之间。便又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陶渊明在老家种田时，有一童生向他请教读书之法。他手指禾苗问童生，你是否看到禾苗在长高。童生凝视良久，不觉禾苗有变化。陶渊明笑道，其实时刻都在长，只是我们察觉不了。读书无他法，只有持之以恒，日日用功。

其实，夏日瓜菜真的是看着它长。各种不同的菜一个劲地比赛着生长，一天一个眼头。这时，每天都要去地里，摘回来，大部分是送给朋友分享。于是，在朋友的谢意和夸奖中收获着快乐。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夏日的清晨，去看看每一种蔬菜的花开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蕃瓜花是金黄的，雄花高高举在半空，雌花贴茎而生，茎蔓是空心，脆而薄。

豇豆的花是两个英子，像蝴蝶，蓝白色。两瓣花像一只蝴蝶的翅膀展开了。几乎每个花下都会有—挂豆角长出，特会长。

开得最低调的是辣椒的花。花是五瓣，细如米粒，白色的花一律朝下开，简直低调到尘埃，只顾着埋头结出一个个大辣椒。

“绿池芳草满晴波，春色都从雨里过，知是人家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花引蜂蝶，石生苔藓。

想必明代大文人高启也喜欢站在自家的田园，静观蝶舞菜花开。

那些花，不因为你不关注，它就不开。如果说花开有何求，那就是凋零自己，成全果实。洗尽铅华，孕育生命就是花的追求，花开的本真。

种菜，让你去关心晴雨，关心气候，离自然更近。它带来的快乐在于随着每个时节的变化，你会考虑是去播种、育秧、移栽、锄草，还是去施肥。因此，有一片田种菜，便天天有了一份寄托、念想，便有了与土地交流的介质，也拥有了一个个鲜活和丰满的清晨和傍晚。这与每天焦虑的案牍劳形或流水线上枯燥作业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更让人痴迷的是，只要播下种子，不吝惜汗水，到时，就会有收获。那灰溜溜的菜地，犹如故乡最淳朴的乡亲，你敬他一尺，他会默默地使劲待你一丈，从不拐弯抹角投机取巧。在今天的城里，这种品行，算不算稀缺品呢？

## 与河为邻

彭涛



很庆幸窗外有条河，碧水湛湛，清波柔柔。与河为邻，让平淡的生活多了几分诗意。

清晨，推开窗，迎接新的一天。风从河面吹过来。张开手，让风撞进我的胸怀，轻吻我的脸颊，苏醒我的精神。火红的晨光在河面上跳跃。河水精神抖擞，一层涟漪接着一层涟漪，排队向东方而去。有鱼儿跃出水面，河面上留下了一串串圆圈，挑逗着空中滑翔的鸥鸟。鸥鸟箭一般地射向水面，有时候会有收获，有时候只是激起更大的水花。河畔的垂柳临水梳妆，晨风舞动她的秀发，把婀娜倩影映在了水面上。

顶着花白头发的芦苇，聚集在一起，窸窸窣窣谈论着昨晚的故事。与河为邻，每一个早晨，我的眼里全是生机勃勃的画面。

午后，捧一卷书，临窗享受闲暇时光。文字一行行流进我的心里，一个个故事在心里跌宕起伏，拨动着我或悲或喜的心弦。此时放下书本，抬起头看窗外的河。碧水好似锦缎，倒映着蓝天白云，也按摩着我疲惫的眼睛。有船从远处驶来，嗒嗒的马达声慢慢在耳朵里清晰。渐渐

的，我看清了驾驶舱里掌舵的船老大，他手握船舵，注视前方。船尾常常有一个女人或是在浆洗衣物，或是在淘米摘菜，细心地料理着船上单调的生活。这些船的船舷上写着“苏 XXX 号”“皖 XXX 号”“鲁 XXX 号”“鄂 XXX 号”……它们都来自远方，船身犁开河面，把一路的故事写在浪花里。与河为邻，每一次相遇，我的心里都会升腾起满满的温暖。

夜晚，漫步河边，与河水对话，耳畔是河水哗啦地轻唱，仿佛温婉的歌曲，沉淀白天的浮躁。没有风的时候，河面是静止的，月亮和星星都跌进了河里，与天上的星月相互辉映；有风的时候，河面是神奇的，满河碎亮波光，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灿烂。“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眼下虽然已是秋天，但你的心里一定会蹦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句子。天上月，河里也有月，它们既是属于眼前的我，也是属于远方的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早在千年之前，南唐后主李煜就已经用眼泪浸染了河水的诗韵。与河为邻，每一次心动，都是婉转动人的倾述。

很庆幸窗外有条河。它是我最亲密的邻居，与我朝夕相处，给我诗意的生活。